



爷爷的家书及其他(下)



□徐怀亮

战局再变 踏上归途

1951年11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胜利,中央军委令23兵团回国整训。爷爷带着一身伤疤和极度劳累,与幸存的战友们戴誉回国,返回原驻地河北定县。休息、整顿、训练,为再返前线厉兵秣马。

路途漫长,正义必胜。1952年初,朝鲜战场的喜报一天比一天多,胜利晨光初露。秋天,23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将爷爷所在的36军调归中央财委,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2师。1953年11月,第2师转向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

今天,包头市呼得木林大街的内蒙古第三电力建设工程公司,是国家最早组建的国有建筑施工企业,是原华北包头建筑总公司,其前身即“老华建”,老包头人提起它,人人皆知。10年多来,我一直通过各种资料和网络,查找这个“老华建”。因为爷爷从朝鲜归国后,就转业到这里。那天,我踟蹰在这里,忽然想到,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也许我就是这里的一员。

2020年,我来到该公司不足300平方米的历史展馆,辗转徘徊了近一个小时,有当年23兵团在抗美援朝使用过的武器和工具、各种合影、证件证书。我知道,爷爷仅仅是这个兵团六万多人中的一名普通战士,这些物件没有一丁半点是他的遗物,但又感觉到都和他息息相关,好像上面还保留着爷爷的体温。那幅三米多长的近百人大合影照片,让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我觉得里面就站着爷爷。我不由得双手合十,深深地鞠躬,心里默默地说,爷爷,我来到您工作的单位了!

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百废待兴的热潮春雷涌动。

1953年底,爷爷所在的建筑2师6团调往天津市内的王串场,并入华北建筑基本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

半年后,部队从天津火车站集结开赴包头。火车上,爷爷临窗而坐,兴奋的脸庞始终对着外面不断向后倒退的风景。进入大青山脚下,进入包头城了,黄河南岸就是伊克昭盟了,离家越来越近了。

母亲的读书

□敕勒川

我是很多年后才知道母亲其实是不识字的。那一刻,我的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一个不识字的家庭主妇,为了她的孩子们却坚持不懈读了十多年书。这若不是奇迹,至少也是奇闻。

母亲是家中老大,她瘦弱的双手帮姥爷、姥姥拉扯大舅舅、姨姨之后,就嫁给了父亲。父亲那时已从山西老家“走西口”来到了内蒙古,在呼和浩特的一家印刷厂当工人。我一岁时,父亲把母亲和我接到呼和浩特,以后又先后生了妹妹和弟弟。听父亲讲,母亲是在生妹妹时,不知什么原因就突然听不见了,成了聋子。父亲虽然尽己所能倾其所有四处求医问药,但母亲的耳朵一直没能治好。从二十四岁开始,几十年来母亲就一直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并且将一直继续下去。

母亲虽然听不见,但心里明白,读书是孩子们唯一的出路,也是母亲和父亲唯一的希望。然而,父亲要养活一家五口人,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加班,没有工夫也没有心思教育孩子们。这样,家务和教育孩子们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羸弱的肩上。母亲理家是一把好手,她能让最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能让最贫寒的家充满温馨。但是教育孩子对母亲来说就成了问题,母亲不识字,又听不见。不识字,就无法明了孩子们功课的好坏,更谈不上辅导孩子们学习;听不见,便无法和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交流。然而母亲是个天才的教育家。她在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之后,便坐在一片阳光明媚的地方读书。这是我童年、少年时最常见也是最深刻的印象。母亲读书的姿势极其专注,极其投入。

然而母亲不识字。

知道母亲不识字,纯属偶然。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兴高采烈地拿给母亲,我说:“妈妈,我的作品发表了。”母亲听不见,父亲在一边做手势。母亲明白了,同样兴高采烈地接过我递过去的报纸说:“好哇,妈妈可以看我儿子写的文章了。”母亲就拿了报纸看,边看边说:“好哇,儿子,你的文章写得真不错。”然而母亲看的那一版根本就没有我的文章,我的文章在另一版。我说:“妈妈我的文章在哪儿?”父亲又做手势给母亲,母亲弄明白后用手指着报纸说:“在这儿。”我又说:“妈妈,我的文章说了些什么?”父亲又做了手势,但母亲说不出来。母亲拿着报纸沉默了好一会儿,对我说:“儿子,妈妈、妈妈其实根本不识字。”我愣了一下,我说:“那你每天还读书?”母亲看着父亲的手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妈妈是读给你们三个看的,尤其是你。妈妈希望你们能用心读书,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不要像妈妈一样,妈妈是连小学也没上过啊……”

天哪!我惊呆了,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眶。一个人不识字,却读了十多年书。而这一切,只是为了给她的孩子们做个榜样。我记得不知哪位伟人说过一句伟大的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母亲用行动证实了这句话的伟大。

从那一天起,我知道读书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母亲那一片良苦的用心。我知道,我读书,或许是在圆母亲的一个梦啊。

母亲名叫刘錫錫,这个极其普通的名字,将使我的一生充满神圣的意义。

附记:也许是母亲的真诚感动了上苍,感动了那些文字,现在母亲已能大致读下一篇文章。当然,也能大致读懂我的作品了。但也许,母亲仍不识字,只是那些字认识了母亲。



杏韵 何佳星摄

爷爷随六团二营编为五工区,驻扎包头东河区南门外,于是,就有了华建包头工程总公司,有了后来的包头“老华建”。部队集体转业,战士成为工人,爷爷的岗位为三级司炉工。

离乡渐近,思亲更切。脱下帽徽领章,工作正常后,爷爷背着一方简简单单行李,徒步踏上了回家探亲之路。

阔别八年,此时老家已几易地名,更名为扎萨克旗二区徐家渠了。踏进家门,一家人悲喜交加,泪如泉涌。爷爷面对的是: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哭干了泪水,妻子佝偻身腰疾病在身,儿子刚满十岁一脸懵懂。虽阖家团圆,但彼此相视无言,满腹都是心酸。

解甲归田 重操农具

探亲假期马上到了,爷爷和全家人坐在一起商量。

一盏麻油灯,一盆黄米粥。饭菜气蒸,霎时冷清。父子相视无言,夫妻彼此沉默,还是老母亲先开的口,说了半夜,一句话,不再让爷爷离开家门了。

距今,那个夜晚已经过去72年了,那天在场的人都已去世,本家、亲戚、邻居中熟悉爷爷的人也所剩无几了。现在只能凭借我的想象和推测了。

坐在窗前,遥望满天星斗,我问自己,那天夜里,不,那些日日夜夜,爷爷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

自古忠孝难两全。一边是老母妻儿,一边是生死战友,一边是靠天吃饭的农村,一边是有了固定工作的城市,一边是儿女情长,一边是家国情怀。

爷爷,您最初选择的是留,还是去?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爷爷从捆绑棒打远走他乡,到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想必早已看穿生死,但始终向往美好生活。八年军旅生涯,“铁的纪律”早已根深蒂固,最后还是归于田园,再当农民。从此再未踏进工作单位一步,于是丢了工作,丢了档案,于是从那个“老华建”净身出户,《职工花名册》从此没有了爷爷的名字。这个世界很少有人记起一个名叫“徐外则”的抗美援朝老战士。

2020年,我去过包头市,内蒙古第三电力建设工程公司等

生活随想

□李茂林

眼光

一个人能走多远,靠的不是眼睛,而是眼光;一个人能做多,靠的不是技巧,而是格局;一个人能做多久,靠的不是忽悠,而是真诚!

做人做事没有捷径,只有厚德才能载物。其实最伟大的商业模式是利他。你能为别人创造多少价值,你就有多少利用价值。

欲成大事者,一切始于心,终于心,报利它之心,行利它之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所有事情都是做到才有,不是有了才做!

主见

说到有主见,从小被教育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要遵从心声。某种程度上象征民主。对立面往往跟着的是顺从、屈从。但是遇到一些强势又狭隘的思想,你所有的意见也好,思想也罢,等等等等,只要一切跟他们意见不同的表达,就会变成了顶撞,呵呵。我们是否该反思自己的表达?然而,也许多数人认可极少数不认可的情况,表达本身就该针对特性而调整。

执着

执着这个事怎么解?认可你的,认为你目标坚定,凡事有始有终。不认可你的,认为你偏执!有时候,坚持己见叫作有原则、有底线、有主见,而跟某些人意见相左,则同样会被认为偏执!那么,那些始终认为你偏执的人,思想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偏执!

襟怀

生命中有多少相遇,透着暖暖的笑意,虽然你有你的风景,我有我的天空,但我们依然会因为某一种共识,而相知相惜!也许这种感情是淡淡的,这世间必有一种情谊,带着悠悠暗香而来,若能在懂你的人人群中遇见,又何须是最美的年华,只愿时光普照,我们一起努力开创一片天地!



落在青春里的梨花

□张彩霞

软软的春风里,后山果园的梨花又开了。漫山遍野的素白,宛如一场未化的春雪,一朵朵花瓣在枝头轻颤,像含着露的,羞涩的眼睛,悄然窥探着春天的心事。

我的初中,在无边河南岸一所乡村学校里度过。学校的后山有一座果园,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后山果园。那时,学校的课业不重,清晨与黄昏,我常抱着书本钻进果园阅读。唯独梨花开的那几日,心总是静不下来。素白的花瓣衬着嫩黄蕊,在风里晃悠悠,让正背课文的我,莫名生出许多遐思。田埂边的杨柳垂下绿丝绦,轻拂过梨园的花海;燕子掠过黛黛河面,留下转瞬即逝的影。千树梨花,如一袭白雪,托着绿柳轻烟。

不知何时,天空飘起了蒙蒙雨丝。雨针细密,斜斜地织着。每一片叶,每一茎草,每一寸泥土,都成了春天的琴键,为满树梨花奏起一曲空灵而略带忧伤的乐章。再看雨中梨花,宛若少女垂泪。晶莹的水珠在花瓣上汇聚,滚动,楚楚可怜。我静静地站在树下仰望,雨滴顺着枝丫滑落,滴在脸颊,凉丝丝的。那被雨压低的花瓣,多像我不敢抬眼望他时的模样,心事重重地低垂,却又在风来时,忍不住悄悄颤动。

教室窗棂透进的阳光里,粉笔灰在光束中浮沉,那个挺拔的背影,和偶尔倚在门框上、带着漫不经心神态的青春侧影,是第三十七次闯入我的脑海。他的校服领口总是扣得一丝不苟,发梢被窗隙漏进的风轻轻撩起。当他侧头看向室内苦读的同学时,轮廓便被光线描上一道温暖的金边。那一刻,我常感到心头猛地一颤,连心跳似乎都忘了节拍,目光总是不受控制地追随。

为了能与有些许交集,学校开设的兴趣课,只要他报名,我便跟着参加。其实,这场静默的注视,更像一场无声的自我敦促。为了能与他考上同一所遥远的高中,我收起了贪玩的心。熄灯后,躲进被窝,就着手电筒的微弱刷题;清晨铃响,便冲向清冷的田野。将“靠近他”的愿望,悄悄置换成了“成为像他一样优秀的人”的目标。

然而,失落总不期而至。那晚学校组织看电影,我在昏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暗的光线里寻遍每个角落,却始终不见他。怅然若失间,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后山果园。



艺术布局 何怀东摄

茉莉花(组诗)

□离离

山上

山上的桃花开了,后来又下了雪
桃花和雪花
都在开,有些桃红
有些雪白

桃花和雪花
有时候也说几句话
桃花会轻轻地落
雪花慢慢融化

到一定的时候

我向地挖过几次,分别是
种树挖中药
和埋葬父亲
每一次都心有余悸
可是他们挖得太深了
还不如罪

到一定的时候,人就该妥协了
我都想忏悔
我可能还要挖几次
如果猫死了,我得把她埋了
如果母亲去世
我得把她厚葬
如果我死了,我就再欠你一次

我准备走了

其实是你走了我还在这里
以前爱过你的人
也从我身体里走了

我们现在是互不相识的
两个人
多么好,万一哪天都在大街上
遇到了,新的光照着你
我说你好
你也可以这么和我
打招呼

容器

那些爱,把我的身体掏空了
那些爱,现在像利器
折磨我
这么多年,每一次我都是
全心全意去爱
一个男人
有什么错呢
可是一转眼
茫茫人海就剩我一个人
那些爱,像沙子总在眼睛里
动不动就让我
恨自己
又忍不住流泪

低头看我

伏案写小楷
就像低头看我

每一笔
我都认认真真地写
每一步,我都用心走过

把一页比作一年
我这样端坐在窗前
整整四十二年
心中的人也已中年

今天,我再低头看自己
要过生日了,我抱抱你
我们和解了,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茉莉花

听一首小提琴演奏的
茉莉花,最好是半夜里
突然醒来,最好是
恰巧去阳台上看过
那正在盛开的
茉莉花
突然就懂了
半夜醒来的灵魂
有的继续睡去
有的在咳嗽,浅浅盛开

时光

好久没见过挂钟了
但在邻居家的客厅墙上
有一个挂钟
低头看见我进屋了

看着我
走进一座房子就像走进自己的
身体,那个陌生又日渐苍老
的身体,那个
看见大大的挂钟就恐慌的
自己
我已经仓皇逃出来了